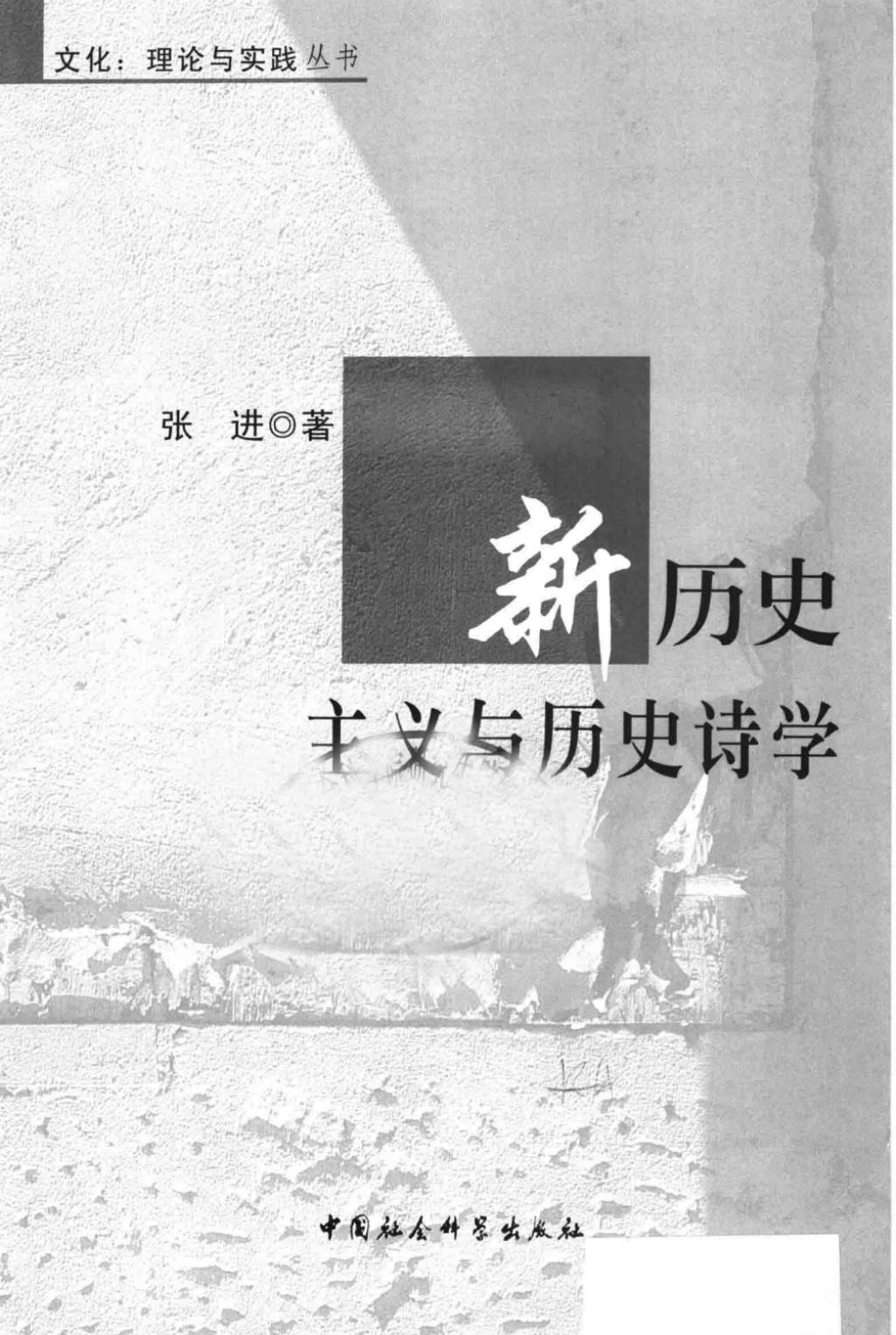


张进◎著

新历史
主义与历史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进◎著



新历史
主义与历史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张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ISBN 7-5004-4485-0

I . 新… II . 张… III . 历史主义 - 文学理论 - 研究
IV . I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4558 号

责任编辑 范 佳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任菊花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插 页 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4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丝绸之路悠扬的骆铃声不断放飞着中华民族的飞天梦，黄河古道的滚滚洪流始终搏击着华夏儿女的文化血脉。边塞大漠上的长河落日，辉映过金戈铁马的雄姿，祁连山脉中的清冽雪水，浇灌出了朵朵文化奇葩。中外文化曾在这里交光互影，众多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西部的历史——透着贫瘠和苍凉，也透着强劲与神奇。

大开发的号角又一次震起了西部人马踏飞燕的英雄豪气，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在阳关古道上重新撒下了纷飞的丝路花雨。汉唐气魄曾使我们胸纳东、西，眼放四海；腾飞的中华又让我们探首国外，博采众长。今天的西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正一跃而起！

我们尽管还不是物质上的富有者，但却是厚重文化积淀的承载者；身处边远西部，却不乏科学上的求索勇气。丛书《文化：理论与实践》，既是我们对历史的呼应，又是试图跻身文化前沿，与学界的交流与对话。我们苦苦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开掘于多学科渗透的沃土，思索于理论光照下的新大陆，探索于多元文化交汇碰撞的冲积层，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这套丛书就是长途跋涉的产物。我们深知，西部需要经济发展的高速

度，也需要文化上的大繁荣。

忆往昔，丝路繁忙，浩翰大漠振雄风；看今朝，春风浩荡，羌笛琵琶翻新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海大潮中，我们的声音也许微而又微，但只要呐喊，希望就在前面。

兰州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 王喜绒

2003年10月22日

内 容 摘 要

当代中国“历史文学”实践的繁荣和世界范围内理论批评的“历史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崛起,将“历史诗学”问题推到了理论批评的前台。

“历史诗学”主要研究“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相互“关涉、表述”问题。在“历史—文学”的关联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深层诗性结构以及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史之间的动态“建构性”关联,进而形成一种关于文学或历史本质的理论界说,这种学说即“历史诗学”。“历史”可表示“诗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历史诗学”探讨历史的“诗性”,即历史及历史修撰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历史”亦可表示研究文学的学科参照、原则或“视域”,在此意义上,“历史诗学”涉及文学的“历史性”以及史学及其原则方法对文学的制约。与之相应,“历史诗学”具有“史学的”和“文学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取向。两种取向都不同程度地关注研究对象的“诗性”和“历史性”,因而在客观效应上趋于同一,这种趋同性为“历史转向”以来的理论实践所强化。“历史文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都关乎“历史诗学”问题,因而应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审视。

“历史诗学”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历史、人、审美和文本

是文学活动“球体”的四个内在关联的维面；历史精神、人文精神、审美精神和文本精神是文学活动“同根异株”的精神价值取向；史学、人学、美学和文本学是全方位整体文学研究的必要向度，四个向度上分途拓展与内在整合之间的融通互进是深化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历史”是文学不可或缺的根本参照轴线，“历史性”是文学活动的“地平线”和“绝对视域”。这可从文学理论的整体格局和文艺学的学科构成中得到说明，也可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得到确证。

20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在四个向度上分途拓展有余但内在整合不够，对立有过而对话不足，人学、美学和文本学向度的发展迅猛而史学向度的深化迟缓。这造成文学研究的整体倾斜和历史诗学的相对滞后，这种局面至今尚未得到扭转。本文试图以“历史诗学”为基本线索，以“历史转向”为当代理论批评背景，对“新历史主义”展开研究，重点考察它对“历史诗学”问题的“深化”和“问题化”，进而为“历史文学”的批评和实践提出一个理论参照。

“历史诗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在“历史诗学”的理论坐标中，“历史(性)”作为文学活动中各个要素和环节相互关联的“绝对中介”处于“中心”地位。“历史”包括三个相关层面，即“历史过程”、“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历史诗学”应将三个层面全部纳入视野，但已有的“历史诗学”总不免在其中有所选择和侧重，并主要基于某个层面而形成其历史诗学的形态和话语范式。“历史转向”发生在“语言论转向”“之上”和“之后”，这种转向具有双重“不彻底性”。新历史主义是“历史转向”的一个分支，在其中“历史转向”与“语言论转向”并非两极对立而是双向凑泊的。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动态双向建构，旨在寻求一条考察文本意义的途径，缘此而避免将历史设定为传统历史主义的既定事实，又防止退回文本主义的老路上去。

依据历史诗学对历史“三个层面”的不同侧重，可将其划分为三种主要形态，从中也可显示一般历史主义的复杂性：“思辨历史诗学”重在“历史过程”，参照系是“机械论”，对应的是“启蒙主义”的历史主义，相关的现代性形态是启蒙现代性；“批判历史诗学”重在“历史认识”，参照系是“有机论”，对应的是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相关的现代性形态是“批判现代性”；“叙事历史诗学”重在“历史叙事”，参照系是“语言论”，对应的是“新”历史主义，与之相关的主要也是后现代性。“思辨历史诗学”是历史决定论、目的论和整体论的，其缺陷在于对历史认识活动和认识者自身的历史性缺乏反思。“批判历史诗学”是对“思辨历史诗学”的反动，但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未能突破“本质主义”的思维局限，忽略了“历史话语”本身的“历史性”，也未能对历史活动本身的历史性做出深入反思。“叙事历史诗学”以历史的叙事、文本、表述和话语为立足点，批判性地考察它们“表述历史”时的非透明性、生产性、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它遵循共时语言学的认识模式和解构史学的思维路径，斩断了历史意义与“指称对象”和“主体意图”之间的“直接”关联，破除了“实体主义”的“指称性设定”和“对应理论”。新历史主义也属于这个总体诗学趋势，但其独特的研究取向和建构精神，仍然意味着从一般解构主义历史诗学的“转离”。它试图基于“历史叙述”而将历史的其他层面向包括进来，但受制于其立足点上的片面性而无法实现这一理论目标。

新历史主义处在当代多种理论共同交织而成的复杂的话语网络之中，后者充当了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前驱和对话语境。这个语境主要由(新)马克思主义、解构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新解释学等理论构成。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理论都在进行着广义的历史转向，强调历史的具体性、多样性、异质性和非连续性，并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整体性”设定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反拨，强调意义生成过

程所牵涉到的意识形态、表述系统、话语规约、文本叙事、社会体制、文化网络、语言现实等复杂的历史性要素，认为文本的意义生成与这个系统的生成联袂而行。新历史主义与这些理论之间具有广泛的通约性，但它在立论基础、学说体系和具体指向方面也与它们存在一定差异。它既有博采众长的宽阔视野，又有“碎片拼接”的痕迹。与如上各种理论对勘发明，可以从特定侧面显示新主义的特殊理论品格。

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审视，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中不但蕴含着一个关于文学本质功能的观念设定，而且有对文学活动各个要素的具体定位。它将“历史性”推展到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和环节，使后者都成为处于历史之中并通过历史而发生的“事件”。在文学本质问题上，它打破了“历史背景”与“文学前景”之间的传统对立，代之以互为背景和相互塑造的动态关联，从而在文史之间开拓出一片对话性的“交涉带”，在这里文史相通，文学变成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文学以社会能量流通交换的具体形式存在；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和这种“颠覆”的旋即被“包容”同时并存于文学活动之中；“颠覆”与“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文学研究调查的对象。主体本质的任何方面都是话语实践和社会条件的产物；作家主体在文学活动中不但“顺向地”表现和模仿，而且在此过程中也被“逆向地”建构和塑造，作家自身通常也是集体交换的产物。文学研究对象应从“作品”转向“文本”；“文本”因与社会历史相关联而使自己变成“话语事件”，其意义在于它与其他社会历史文本之间的关联。读者接受活动是一种历史性活动；读者要善于把握“共鸣”与“惊叹”之间的交互转化。阅读接受是一种经由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中介而达到的迂回的审美愉悦，是读者在这种愉悦中的文化反思和自我审视。文学批评活动并非个人兴趣的一般表达，而是参与到复杂浩大的社会文化工程之中的“批评工程”。批

评的语境并非自然、同质和现成的，而是在交叠互渗的多声部语境之中进行选择和排斥之后得到“建构”的。文学批评从事着“划界”和“重新划界”活动，它让人们构造并体验“不同版本的历史”。新历史主义的这种文学观念系统对文学的“特殊性”强调不足；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过分悲观；对作家的“创造性”重视不够；对文学文本形式本身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缺乏敏感性。它既有抹杀读者审美愉悦的倾向，也存在着将文学批评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危险。这种文学观念将历史诗学问题进一步“深化”和“问题化”了，也向文学理论本身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

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作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厚描”，将后者的观念方法“放大”并“具体化”了。其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的制衡与倾斜；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在价值取向与社会效应方面，它尚未摆脱文学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颠覆大写历史与陷入小历史相对主义、强调历史的心理情感性与走向历史不可知论、迷恋边缘意识形态与迷失于意识形态边缘之间的悖论性处境。这些困境的克服当是它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当务之急。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在路上”的学术群体，至今存在着“命名危机”，也面临着方法论上共时性与历史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代表了这个流派的两个相互补充的理论取向。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审视，新历史主义正是通过对“文化系统”及与之相应的“共时方法”的强调而使自己成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诗学”。

新历史主义的“超越”与“局限”并存，它将“历史诗学”的问题“问题化”而不是“解决”了。它破除了各种表述之间的等级制，但造成了因果关系的消失和文化先进性的消解；它颠覆了历史的“知

识地位”而突出其“审美地位”，但仍未能解决史学与美学相统一的问题；它强调了“流通”过程对于文学本质的制约，但未能处理好“流通”与“生产”之间的相互限定关系；它追求“彻底的历史化”，但忽视了“必要的逻辑化”；它将历史的复杂因素压缩到“表述”之中，并试图通过后者而说明历史的物质性，但又常常强调“表述系统”的独立自足性而忽视了物质实践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使其以“解释世界”的“知识破坏”置换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实践”，造成了它在现实面前的软弱无力。其负面效应值得警惕。

总之，未来的“历史诗学”应将历史的“三个层面”同时纳入视野；未来的文学理论也应将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的洞见整合进自己的理论体系。

目 录

内容摘要	(1)
导 论	(1)
一、选题的研究对象及范围	(1)
二、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6)
三、论文的逻辑展开和结构安排.....	(10)
 第一章 历史诗学、历史转向与新历史主义	(13)
第一节 历史诗学及其理论坐标和问题序列	(13)
第二节 历史转向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语境	(23)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的对象范围和观念方法	(34)
一、主导符码：权力关系	(41)
二、基本参照：历史性和文本性	(42)
三、历史观念：小写复数化、对话过程化、偶然即兴化 ..	(46)
四、具体转换：转向表述、主体、“增补”和话语分析 ..	(49)
五、批评趋势：“五个假设”	(52)
小 结	(53)
 第二章 历史诗学的形态学和话语范式	(55)

2 /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

第一节 形态与范式及其划分依据	(56)
第二节 思辨历史诗学	(64)
第三节 批判历史诗学	(72)
一、深化历史主义	(74)
二、反叛历史主义	(78)
第四节 叙事历史诗学	(81)
小 结	(92)
第三章 新历史主义的对话语境和思想前驱	(95)
第一节 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96)
一、文化表述的“非等级制”	(98)
二、历史表述连续性的“爆破”	(104)
三、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异质性”	(108)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与解构历史学	(115)
一、福柯对传统历史观念的颠覆	(115)
二、海登·怀特对传统文史界线的超越	(129)
第三节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人类学	(138)
一、对象：文学与文化渗透融合	(139)
二、观念：“文化造物”与“自我塑造”	(144)
三、方法：“厚描”与“流通”	(147)
第四节 新历史主义与新解释学	(155)
一、“上溯”：历史性的基本原则	(156)
二、“下倾”：历史性的批判反思	(162)
三、“话语分析”：历史化的批评实践	(165)
第五节 新历史主义与巴赫金历史诗学	(169)
一、时空体：历史与文学沟通的本体依托	(172)
二、历史性：文学体裁与人的形象的关联中介	(174)

三、多语杂语喧哗：文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途径……	(177)
四、对话性：巴赫金历史诗学的革命意义………	(179)
小 结………	(182)
第四章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系统………	(185)
第一节 历史性与文学：本质功能论 ……	(186)
一、发生发展：背景与前景交融互渗………	(186)
二、存在方式：社会能量的流通交换………	(193)
三、意识形态功能：颠覆与包容的辩证法 ……	(201)
第二节 历史性与主体：作家观念 ……	(209)
一、主体是能动体与屈从体的交互动态过程 ……	(213)
二、作家是作为群体的“商讨者”和“交换者” ……	(220)
第三节 历史性与文本：文本理论 ……	(228)
一、对象：从“作品”到“文本” ……	(228)
二、方法：文本作为“网络结构(过程)” ……	(232)
三、观念：文本作为“话语事件” ……	(238)
四、存在方式：“振摆” ……	(242)
第四节 历史性与读者：接受理论 ……	(245)
一、阅读接受：文本性与历史性的内在统一………	(247)
二、“共鸣”：不同话语实践之间的流通………	(251)
三、“惊叹”：文化表述的历史性和具体性………	(255)
四、共鸣美学：共鸣与惊叹的交互转化………	(258)
第五节 历史性与批评：批评观念与方法 ……	(262)
一、观念层面：“批评工程” ……	(263)
二、批评方法：“逸闻主义” ……	(270)
小 结………	(283)

第五章 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	(286)
第一节 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	(289)
一、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的制衡与倾斜	(289)
二、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	(291)
三、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和必然历史的偶然化	(295)
四、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	(298)
第二节 价值取向与社会效应	(301)
一、文学回归历史与沉沦历史	(301)
二、文学颠覆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相对主义	(304)
三、历史的心理情感化与历史不可知论	(307)
四、文学坚守意识形态边缘的魅力与迷失	(309)
小 结	(313)
结束语	(315)
第一节 “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	(316)
一、多名之缘起：举“旗”不定	(316)
二、称谓之内涵：殊名异义	(319)
三、异名之就里：方法困境	(323)
四、称名之实义：范导实践	(326)
第二节 超越与局限	(330)
一、因果关系的消失和文化先进性的消解	(330)
二、历史“知识”地位的颠覆与“审美”地位的凸显	(333)
三、文学“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相互限定关系	(334)
四、彻底的历史化与必要的逻辑化	(335)
五、“历史”压缩到“表述”的严重后果	(337)
参考文献	(341)

导 论

当代中国文艺创作领域“历史文学”（包括“历史小说”、“历史影视剧”、“历史散文”、“历史诗歌”等）的繁荣增殖和世界范围内批评理论普遍的“历史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崛起，都将“历史诗学”问题推到了文艺理论批评的前台。但理论批评界尚未对这些概念及其间关系做出具体甄别和明确界定，也未能对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致使理论批评在这些问题上“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一文艺现实迫切要求“历史诗学”对之做出系统的解释和说明，也促使“历史诗学”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改造更新。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文艺发展的现实已经无法用已有的“历史诗学”理论做出解释和说明，而“历史诗学”的一般难题又以某种特殊形式体现在当代文艺实践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既将当代文艺实践放在“历史诗学”视野下进行审视，也将“历史诗学”本身看成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性的理论存在。基于此，我们认为“新历史主义”是与“历史诗学”结合在一起的，其成败得失关乎“历史诗学难题”的解决，因而必须在“历史诗学”视野下做出说明。

一、选题的研究对象及范围

“历史诗学”（The Poetics of History）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

问题。这个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界说。一般说来，它研究文学“关涉、表述”（relate；represent）历史和历史“关涉、表述”文学的问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关系”（relation）问题。所谓“关系”，并非两个内涵清晰的既定活动之间的静态关联，而是两个未完成的、彼此渗透和相互界定的活动之间的“动态构成性关联”，这种多重未定的“关联”也参与到对“历史”和“文学”自身本质的定义之中。换言之，“历史”以及“文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和“关系”而得到说明的。^①“历史转向”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都特别强调了这种关联的构成性、动态性、交互性和具体性，这必然导致“历史诗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批评重心的转移和观念方法的更新。

“历史诗学”在构词上包括“历史”与“诗学”两个部分，其含义之不同，主要源于人们对“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历史”可表示“诗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它指“关于历史的诗学”，即关于历史的“诗性”（poetic）问题的理论，它涉及历史及“历史修撰”在本质上“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等；“历史”亦可指称研究文学“诗性”问题的学科参照以及立场、观点、方法或“视域”（horizon），在此意义上，它指“以历史为学科参照和原则方法的诗学”，它涉及文学在本质上（包括文学的各种要素

^① 格里芬认为，依据现代观点，人与他人，人与他物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与此相反，后现代作家把这些关系描述为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其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格里芬主编：《后现代精神》，21—2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笔者也从这种“构成性”角度理解“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内在关系”。